

Tony Judt

托尼·朱特作品



The Memory Chalet

记忆小屋

[美] 托尼·朱特 (Tony Judt) 著

何静芝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44410

K835.615.8
02

托尼·朱特作品



记忆小屋

[美] 托尼·朱特 (Tony Judt) 著
何静芝 译



北航

C1652404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K835.615.8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小屋 / (美)朱特著;何静芝译. —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863-2

I. ①记… II. ①朱…②何… III. ①朱特(1948~
2010—回忆录 IV. ①K835.61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1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记忆小屋

〔美〕托尼·朱特 著

何静芝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863-2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3/4

定价:28.00 元



北航

C1652404

THE MEMORY CHALET

by Tony Judt

Copyright©2010,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

詹妮弗、丹尼尔和尼古拉斯

序言

这本小集中的文章并非为出版而作。我是为自己写的——也因受到提莫西·艾什¹的鼓励，为他要我将日渐隐入内心的记忆诉诸美好文字的敦促。我写时对自己究竟要写出一个什么来其实并无打算，成稿潦草，感谢提姆对其充满信心的支持。

这集小品文大致写到一半时，我将其中一两篇给我在怀利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罗伯特·西尔沃斯（Robert Silvers）过目，二人对文章表现出的热情令我受到鼓舞，却也把一个笔德方面的问题提醒给了我。由于写作这些小品并非为直接出版，写时我便没有对它们做有益的编选——更确切地说，是审查。它们既然提到了我的父母、童年、前妻和现在的同事，我就由着它们去提。这样做自然有直接的好处；我也希望不至于冒犯了谁。

这些文章都是在与我长期共事的尤金·拉辛（Eugene Rusyn）的帮

1 提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 1955—），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以对中东欧现当代史的研究蜚声学界，是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后文中的“提姆”是提莫西的简称。——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协下完成的，成稿后未经任何变动与修饰。重读之时，我发觉自己写到所爱的人，便写得十分坦率，有时甚至近于苛刻，而对泛泛之交则保持了一种明智的沉默。当然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做法。我由衷地希望，我的父母、妻子，尤其是我的孩子们，能在阅读这些愉快的记忆时，进一步找到我对他们永恒的爱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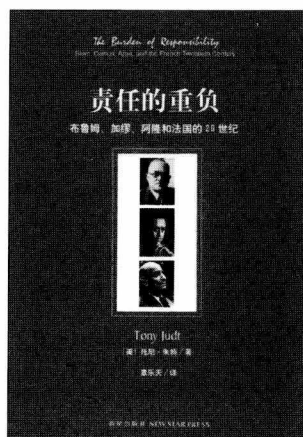
托尼·朱特作品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译者：章乐天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又时而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诋和误解。尽管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严肃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托尼·朱特对他们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再解读，指出他们的许多共同点。

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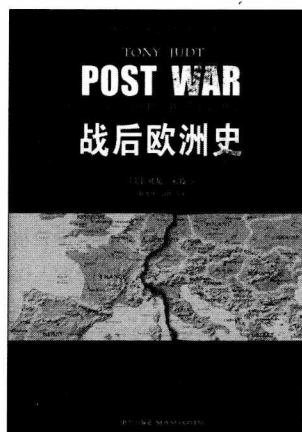


《战后欧洲史》

译者：林骥华、唐敏等

汉娜·阿伦特在 1945 年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托尼·朱特提供了一种对欧洲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填补了主流叙述的空白。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人们在这段风谲云诡的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沉默里以及不在场的故事。现在，朱特说：“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沉痾遍地》

译者：杜先菊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就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揭示了我們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朱特重新激活了我们的政治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和更好的生活。

这部精炼的作品凝结了托尼·朱特一生的思考，将他对历史和现在的洞悉嘱托给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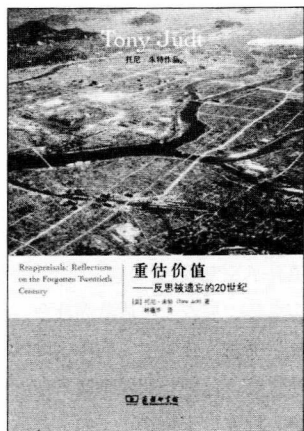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译者：林骥华

我们已经有三代人不接触国际政策争端、社会思想和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积极活动了；我们不再懂得如何讨论这些概念，忘记了知识分子曾经为塑造他们时代的思想而成为争辩者、传递者、捍卫者。

托尼·朱特以其标志性的锐利和活力，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间建立起发人深省的联系。他向我们揭示了在“制造神话”战胜“理解”、“否认”战胜“记忆”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遗弃了，而那些被遗忘的问题对于我们的今天和未来又是多么重要。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 社会党的重建》

《1871—1914 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 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1939—1948 地中海欧洲的抵抗运动与革命》

《并非完美的往日：1944—1956 法国知识分子》

《大幻想？——欧洲论稿》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沉疴遍地》

《记忆小屋》

《思虑二十世纪》

《欧洲的惩罚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著）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的认同政治》

（与丹尼斯·拉孔合编）

《要么赞成我，否则就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孔合编）

目 录

	序言	1
	记忆小屋	1
	夜	12
第一部分	艰苦年代	19
	食物	26
	汽车	31
	帕特尼	37
	绿线巴士	43
	互仿的欲望	48
	五港总督号	53
第二部分	乔	61
	基布兹	67
	铺床工	73
	巴黎已成明日黄花	80

革命者	87
工作	93
精英	100
语言文字	109

第三部分	向西去，朱特	117
	中年危机	124
	被禁锢的头脑	130
	女孩，女孩，女孩	137
	纽约，纽约	144
	边缘人	151
	托尼	157

尾声	魔山	165
	译后记	171

记忆小屋

“小屋”一词于我所引发的是一幅极为具体的图景。它令我想起位于瑞士法语区昂贵的沃州滑雪区山脚下，那少人问津的谢希尔村庄里的一栋民宿。我家一定在 1957 年或 1958 年去那里度过冬假。想来滑雪——于我而言不过是坐坐雪橇——本身必然乏善可陈：我只记得父母和叔叔一起艰难走过覆冰的人行桥步上滑雪索道，在那里消磨掉整个白天。滑雪结束后又因为喜欢清静而整晚窝在小屋里，怎么也不肯前往玩乐场所。

这对我来说却是冬假最惬意的部分：中午刚过，雪上了无新趣的消遣就中止了，而后投向厚重的扶手椅，投向暖酒和分量十足的乡村食物，并在散见陌生人的宽敞休憩室中度过悠长的傍晚。那些陌生人都了不得！谢希尔的这间小民宿有个不寻常的地方：许多英国的末流演员显然都喜欢顶着高踞山上的名流演员们所投下的倨傲的光环旅居此地。

我们在此逗留的第二天傍晚，餐厅中响起一阵卑猥不洁的言辞激得我母亲站了起来。母亲对污言秽语并不陌生——她在西印度码头区¹附

1 西印度码头区（West India Docks），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时是伦敦的进出口码头。想必在当时，也是工人阶层颇多，污言秽语不少。

近长大，对此时有耳闻——但她在学徒期间就摆脱了自己出身阶层的下人气，学成了淑女美发师那类有理有节的好风度，断然是不肯让自己的家人曝露在这样污秽的言语中的。

朱特夫人端庄地穿过餐厅，来到唐突了大家的那一桌前，要求他们住嘴：餐厅里还有孩子。考虑到我妹妹当时尚不足18个月，而我又是店内唯一的孩子，这要求多半是为照顾我而提出的。肇事的年轻演员们——而且就像我后来揣测的那样，都没有工作——立即道了歉，还邀我们一同用甜点。

这群人简直妙极了，尤其对一个被安排在当间、一切看得清（听得明）的10岁儿童来说。虽然他们中的某些人日后大获成功，但当时一切还未见分晓：艾兰·巴德尔（Alan Badel）还不是莎翁名角，尚未积累为他赢得声誉的那些受人尊崇的作品（如《豺狼的日子》，*Day of the Jackal*）；桀骜不驯的瑞秋·罗伯茨（Rachel Roberts）则最为出众，那以后很快出演了多部英国优秀战后电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如此运动生涯》，*This Sporting Life*；《幸运儿》，*O Lucky Man!*），成就了无产者绝望妻子的经典荧幕形象。罗伯茨负责关照我，在我耳边用充满威士忌酒气的低八度声音说了许多常人不堪出口的粗话，令我对她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再存有什么幻想，而对我自己的未来却产生了一定疑惑。那个冬假，她教我如何打扑克，如何用纸牌玩各种小把戏，还教了我无数这辈子都别想忘光的脏话。

也许正是由于这次相遇，比起我经年住过的各种无疑与之无甚差别的木结构建筑来，谢希尔高街¹上的这家瑞士小旅店在我的记忆中占据

1 高街（high street），在英式英语中，多指城镇中最主要的一条商业街道。

着一个更深也更具情感的位置。虽然我们只在那儿逗留了十天左右，之后我也只短暂地回去过一次。但旅店亲切的气氛至今仍历历在目。

它绝少铺张之处：入内便是一个将一小块底层区域与主层分开的夹层——加盖这一层的目的是，是将滴水的户外运动用品（雪板、雪靴、雪杖、外套、雪橇等）与公共休憩室干燥、温馨的环境隔绝开。休憩室分布在前台两侧，内有可以看到村内主街与其周围峭壁美景的大窗户。休息室再往后去，有一架宽阔且异常陡峭的楼梯通往卧室层，再往后，被楼梯遮挡的地方，分布有厨房及其他一些工作重地。

卧室层精心且许是有意地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的房间装潢较好；右翼为单人卧室，房间小，没有厕所，一路延伸至一架拐角处的楼梯，楼梯通往（除旺季外）供员工使用的阁楼。我没有细查，但想来除了三间休憩室和其周边的公用区域外，此店供出租的客房至多不过十二间。这间为家道小康的家庭而开设的旅店，坐落在一个质朴无争、除海拔外再无过人之欲的村子里。这样的旅店瑞士何止万间：我不过恰巧只对其中一间有着近乎完整的视觉记忆罢了。

其后 50 年，除了将它看作一件令人愉快的、唤起美满记忆的事物外，我对谢希尔的小屋似乎并未作过他想。然而，当我于 2008 年被查出患有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并很快意识到自己大概再也无法四处游历——实际上，若能书写游记便已是万幸了——时，却正是这间谢希尔的旅店在我脑中一再浮现。为什么呢？

我得的这种神经退化型疾病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它虽不影响人的神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清醒的审视，却会稳步截断人将之诉诸语言的所有途径。起先是丧失独立书写能力，须由他人或机器代为记录思想。接着便腿脚失灵，要想增添新的阅历，非劳心劳力不能成行，单只交通

一项，解决起来就已过于复杂，以致交通本身变成了目的，能换来的好处倒无暇消受了。

接着是失声：这不仅是一种说明一个人必须由机械或他人从中协助才能表达自我的隐喻，更是因为横膈肌不能再泵出足够的空气，无法在声带上造成发出有意义的声音所需的不同压力，从而导致的真正意义上的失声。到了这一步，病人大多已四肢瘫痪，无论周遭有没有别人，都只能被迫处于一种静止不动的沉默中了。

对那些想要继续交流语词、思想的人，它便构成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挑战。铅笔用不上了，黄色便签簿也跟着一起失去了作用。无法再去公园散步醒脑或去健身房锻炼，一边任由思路浑然天成般累积于胸。从此也无法与朋友之间再做任何有助益的交流——早在 ALS 退化的中期，患者的措辞就已追不上他的思想，交谈本身断续、言不及义，令人灰心丧气。

我想我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答案的。我在患病几个月后发觉，自己半夜会在脑子里写故事。当然，我原想利用叙述的繁复来代替滞重的绵羊而达到相同的、放空自己的效果。然而在进行这项小小的练习时，我发觉自己竟将过去从不认为互有牵连的片断——像拼乐高玩具一样——重组到一起去了。这结果本身并非多大的成就：意识流自会带着我从蒸汽机想到德语课堂，又从伦敦绿线巴士¹精心设置的公交线路想到英国战间期城市规划的历史——轻易就能开辟出许多思路，引我前往各个有趣的方向。问题是，我如何能在第二天将这些已经被埋没了一半的思路记录下来。

1 即《绿线巴士》一章中的绿线巴士，后文有详细描写。

至此，对欧洲中部温馨小村中美好时光的感怀，才开始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一直以来，我对近代早期思想家和旅人用以储存和调用细节与描述的记忆载体都十分着迷：它们在弗朗西斯·耶兹（Frances Yates）所作的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以及其后史景迁记录意大利旅者游中世纪中国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都有优美的展现。

这些有志于成为回忆者的人为安顿自己的学识所建造的不是区区旅店或民宅，而是宫殿。我却无意在自己脑中建造宫殿。现实中的宫殿总给我一种奢靡的印象：从渥西的汉普敦宫到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穷奢极侈的目的与其说为了舒适，毋宁说为了炫耀。我无法在寂寥的夜晚一动不动地向往这样一座记忆宫殿，正如我不可能叫人去给我缝一套星条旗纹样的灯笼裤和背心一样。然而，既然不造记忆宫殿，何不造个记忆小屋？

小屋的好处，不仅在于我对它的重现可以真实入微——从门阶边覆雪的扶手，到为阻挡瓦莱的风而加设的内窗——而且在于我很愿意对它一而再地造访。而一座记忆宫殿若要起到仓库的作用，供人储存不断重组、分类的往事，则需尤其引人喜爱才好，而大凡宫殿，哪怕只对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也是不易的。一年来，每个月每个礼拜的每天晚上我都会重返小屋，穿过那些熟悉的短廊，踏过它们旧损的石阶，并在两三把恰好无人的扶手椅中的一把上坐定。就这样，我的愿望推动着我的思想，几无失误地编织、分类、整理出各种故事、论辩以及可用在某篇文章中的事例，留待翌日写出。

接下来呢？小屋又在此处，从一个唤起回忆的契机，变成了储存回忆的载体。一旦约略弄清了所要言说的事物和最佳脉络，我便离开扶手椅，走向屋子门前，将来路再走一遍。通常从储藏间——比方说是放滑雪用品的储藏间——开始，途经那些更有故事的空间：酒吧、餐厅、休